

突厥文闕特勤碑譯註

1. 闕特勤碑之發見及其研究之經過..... 1
2. 突厥文闕特勤碑譯文..... 3
3. 突厥文闕特勤碑註釋.....12

撰 者 突厥 Yölj 特勤
譯 者 丹麥 V. Thomsen
重 譯 者 德國 H. H. Schaeder
漢譯並註：韓 儒 林

突厥文闕特勤碑譯註

1. 闕特勤碑之發見及其研究之經過

十八世紀末年，世人已知西伯利亞南部，葉尼塞河上流地方，有若干銘刻，其字母甚特異，爲他處所未見者。

1889年俄國芬蘭考古學會，派 J.-R. Aspelin 至該地探考，將其所識，公佈於世。書名葉尼塞河碑文 (Inscriptions de l' Jénisséï recueillies et publiées par la société finlandaise d' archéologie, 1889, Helsingfors)，學者始有機會，觀此特殊文字。

1889年夏，伊爾庫次克 (Irkoutsk) 城地理學會，組織探檢隊，由 N. Yadrinzeff 率領，深入外蒙鄂爾渾河 (Arkhou) 畔，覓和林城 (Karakorum) 遺址，始發見闕特勤碑，中文及葉尼塞河碑文文字並書。

1890年正月，莫斯科開俄國第八次考古學會，乘機舉行古物展覽會，以陳列其最近所獲物品，N. Yadrinzeff 在外蒙鄂爾渾河所得之碑文，廢址，墳墓紀念物等圖樣，極惹芬蘭學者注意。

1890夏 A. Heikel 携其妻及其弟，私人獨往，1892年由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將所得中文及突厥文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九姓回紇可汗碑精印公布于世。

自1891年起，俄國政府派著名土耳其語言學家俄人 W. Radloff 赴外

蒙多次，所獲古物甚多。次年（1892）開始公布其所獲影片，即著名之 *Atlas der Altertümer der Mongolei* 也。

碑在 Orkhon 河右岸 Košo Tsaidam 湖畔，（英國格林威池天文台東經一百零二度半，北緯四十七度半，）南距元都和林舊址（今 Erden Dzou）六十里，西距回紇故都 Kara-Balgassun 三十里。

碑立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年七月七日，即西歷七百三十二年八月一日。

碑分中文及突厥文二部，正面（東面）及左右兩側（南北）爲突厥文，背面爲中文。

中文部分，上題『故闕特勤之碑』，大字，雙行，楷書。全碑正文爲隸書，十二行，行三十六字。正文外，上款題『故闕特勤碑』五字，亦隸書，較正文低二字。下有『御製御書』四字，楷書。下題『大唐開元二十年歲次【壬】申七月辛丑朔七日丁未建』。

至於中文方面，中國人考釋之經過，王靜安觀堂集林卷二十『九姓迴紇可汗碑跋』，言之頗詳，今節錄于下：『光緒十九年，俄使喀西尼以拉氏書（W. Radloff, *Atlas der Altertümer der Mongolei*）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屬爲考釋。時嘉興沈乙庵先生（曾植）方在譯署，作闕特勤碑茲伽可汗碑及此碑三跋，以覆俄使。……時志文貞（銳）方爲烏里雅蘇台將軍，亦拓闕特勤碑，以遣宗室伯義祭酒（盛昱）。祭酒跋之。沈先生復書其後。於是世人始知有闕特勤碑』。

歐人對於闕特勤碑中文之研究，據作者所知，以 G. V. d. Gabelentz 之譯文爲最早，其譯文揭于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公布之 *Inscriptions de l'Orkhon*（1892）。繼有荷蘭漢學家 Gustane Schlegel 之譯文，揭于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ugrienne*（1892）。以上二種皆法文。

時許文肅公景澄爲駐俄公使，俄人 Wassiliew 請其解釋考證，更譯爲德文。1894 Radloff 之 *Die Al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167-169

頁，曾載其譯文。

突厥文之中文譯文，至今尚未寓目。

突厥文部分，初無一人識其字。發見後五年，丹麥人 V. Thomsen 始通其讀，1893 將其創通經過，公布于世 (*Déch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de l' Orkhon et de l' Iénisséi. Notice préliminaire 1893, Copenhagen*)，1894 刊 *Inscriptions de l' Orkhon déchiffrées*，世人始得悉突厥文內容。同年 Radloff 亦刊蒙古古突厥文碑文，譯為德文。1922 年 V. Thomsen 復改譯一次，刊為丹麥文，題為 *Gammel-dtyrkiske inskrifter fra Mongoiet i oversættelse og med indledning* (見 *Samlede Afhandlinger* 第三冊)。1924 年德人 Hans Heurich Schaeder 復由丹麥文重譯為德文，揭于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Neue Folge Band 3*。1930 英人 E. Denison Ross 亦譯為英文，刊于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London Institution Vol. V*。

予今所根據者，即 Schaeder 及 Ross 二人之譯文也。

自碑文創通後，突厥史大變面目。昔之估僂聾牙，不能讀斷之突厥史料，學者今可將其原字還原。補正史文，不可勝計。

突厥文部分，東面四十行，北面南面各十三行。除西北稜角外，每稜角各有一行。西面中文之右，尚有二行。全碑共七十一行。

2. 突厥文闕特勤碑譯文

南 面

(一)朕天所生象天賢聖突厥可汗⁽¹⁾業已御極(?)。朕諸弟，諸姪輩，諸甥輩(?)及諸親王，其次朕諸親族及民衆，右部之 *Sadapyt-bage*，左部之諸達干及 *buiruq-Bäge*，⁽²⁾三十姓【韃靼……】⁽³⁾。

(二)九姓迴紇⁽⁴⁾之諸伯克及民衆，悉聽朕言！其傾耳諦聽朕言！向東

方，⁽⁶⁾向日出之方向，向南方，向日中之方向，向西方，向日落之方向，向北方，向半夜之方向；——在此(範圍)內之一切民衆，莫不悉用朕命；凡此民衆皆由

(三)朕躬自統治。於都斤山⁽⁶⁾之突厥可汗一日不衰落，國家即一日無憂。朕嘗東征至山東平原，幾達海濱；南征至 Toquz-Ersin 幾達吐蕃；西征

(四)珍珠河外，直抵鐵門⁽⁷⁾；北征至拔曳固⁽⁸⁾。朕率領(突厥民衆)于役諸方。於都斤山無(外族)君長；於都斤山者乃國發號施令之地也。朕治此地，與唐家族，訂立條約。

(五)出產無量金銀粟(?)絲(?)之唐人，⁽⁹⁾言語阿譽，復多財物。彼等迷於溫言及財富，復招引遠地異族與之接近。及遠人與之接近，遂亦習爲奸詐。

(六)善良聰明之人，良善勇武之人，決不受其誘惑，即使有人墮落，而彼輩欲將其親族或民衆中清醒者引入左道，殊非易事。噫，吾突厥民衆，其不能自制，而爲其溫言財富所誘以墮落者，何可勝數。噫，吾突厥民衆，汝等若有人言：『吾欲南遷，惟非居 Cuja 山，

(七)乃入平原耳』。噫，吾突厥民衆，彼惡人者將從而施其煽誘，曰：『其遠居者，彼等予以惡贈品，其居近者，予以佳物。』彼等如此誘惑之。愚人爲此言所動，遂南遷與之接近，爾輩中在彼淪亡者，何可勝數。

(八)『噫，吾突厥民衆，汝如往彼土，汝將淪亡，汝如不離於都斤山，而只遣發駝隊，則不受任何窮困。汝如不離於都斤山，噫，吾突厥民衆，汝將永有此國家，永無所困。當汝飢餓時，將不回憶壓飽爲何事，及一旦得食，將不復有飢餓之思』。汝輩不聽朕言，

(九)逐地遷移，已受不少困迫窮矣。汝輩中之居彼土者，奔走無寧，生死莫卜。⁽¹⁰⁾朕遵奉天命，立爲可汗。既爲可汗，

(十)乃招集流亡；貧者富之，寡者衆之。朕所言者寧有一語不實乎？突厥之伯克及民衆，其諦聽之！噫，吾突厥民衆，汝如何保此國家，朕已記下，汝如何分崩離析？朕

(十一)亦記下。朕與汝等所言者，悉記紀念碑上。汝突厥民衆及伯克，皆知服從朕命。其用命之諸伯克，汝輩豈肯約乎？朕已命人【探掘？】碑石。並由唐家天子處請來工匠，令其雕琢，朕之請求，未被拒絕(?)，

(十二)並送來唐天子內廷畫工⁽¹¹⁾，朕已命築專(?)祠，祠之內外，圖繪各種(?)紀念畫。朕已得佳石；心所欲言者，已一一【寫出……】。見之者，即可洞悉，傳至十姓部落之子孫及臣民。

(十三)朕已立紀念碑。汝輩中有回(冬營?)者，有自不毛(?)之地而向草原逐徙者，朕爲汝等立于不毛(?)之地，而書之。汝輩見之，即知：朕曾【……】此石。撰此碑文者，乃其甥(?) Yoliǰ 特勤⁽¹²⁾也。

東 面

(一)當上方藍天下方暗地創出時，人類之子孫亦于其間創出矣。人類子孫之上，吾祖先土門可汗及室點密可汗⁽¹³⁾實爲之長。既爲之長，即治理整頓突厥之帝國和制度。

(二)四方世界民族，皆其敵人，而吾祖先一一征服之。促其維持和平，垂首屈膝。向東方吾祖先移殖其民於 Qadīrqaṇ 山，向西方，直抵鐵門，於此二極點間，吾祖先所有土地，如是之遠且大也。於此遠大地面，吾祖先統轄

(三)無君長無組織之藍色突厥人。吾先人皆賢聖可汗，英武可汗，其 Buiruq (意爲大官)亦莫不賢且勇。諸伯克及民衆亦皆親睦和協，因此吾先人得君臨此大邦。君臨此邦，而復爲之定立制度。依其命運之規定

(四)皆一一下世。其來親與葬禮祭弔者，荒遠之 Eökli 族，⁽¹⁶⁾ 大唐人，吐蕃人， Apar (?)人，⁽¹⁴⁾ Apuryṁ (?)人，黠戛斯人，⁽¹⁶⁾ 三姓骨

利幹人，⁽¹⁷⁾三十姓韃靼人，契丹人，⁽¹⁸⁾Tatabi人⁽¹⁹⁾自東方，[自日出之方向來，與祭民族之多如此。吾先人乃如是著名之可汗也。吾先人死後，

(五)爲可汗者，乃其弟其子。惟弟絕不類其兄，子亦決不肖其父，御極者率皆愚昧可汗，賤劣可汗，其 Buiruq 亦莫不愚昧賤劣，

(六)因伯克及民衆間之不和，因唐家從中施用詐術及陰謀，⁽²⁰⁾因兄弟自相齟齬而使伯克及民衆間水火，遂致突厥帝國崩潰，

(七)可汗淪亡。貴族子孫悉成唐家奴僕，其清白處女，亦悉降爲婢妾。突厥伯克棄其突厥名字(或官銜)，而用唐家伯克之名字，⁽²¹⁾

(八)其屈伏臣事于大唐天子下者，凡五十年。⁽²²⁾嘗西征鐵門，東征 Bokli 可汗，悉爲大唐天子也。但突厥全民衆，自問曰：

(九)『吾乃自有其國之民族，吾國今安在哉？吾爲誰征伐耶？』『吾乃自有其可汗之民族，今吾可汗安在哉？我所臣事之可汗爲誰耶？』彼等既覺悟，遂叛大唐天子；

(十)但彼等雖起事，却未能自治自理，咸相繼失敗。⁽²³⁾此等衆人(不惟 不助(吾等)，日曰『其許吾誅突厥人，絕其子孫哉』；幸皆失敗。突厥上天及突厥神聖水土⁽²⁴⁾

(十一)不欲吾突厥民族滅絕，而思其復興也，乃起立吾父頡利咥利失可汗(elteris qajan)及吾母頡利毗伽可賀敦(elbilgā qatun)⁽²⁵⁾且在天頂保佑之。吾父可汗偕十七人亡走；當其間

(十二)有聲自大唐出，在城中者離其城，在山上者下其山，集合時，有衆七十人。上天予以勇力，吾父可汗之軍士勇如狼，其敵人怯弱如羊，吾父東奔西走，招集散亡，得衆七百人。

(十三)既得七百人，依吾祖先之法，組織曾亡國失可汗爲奴爲婢喪突厥法制之民族，並從而鼓舞之。復整理鐵勒及達頭人，⁽²⁶⁾

(十四)爲立設及葉護。(27)南方唐家世爲吾敵，北方之敵，則爲 Baz 可汗及九姓迴紇；黠戛斯，骨利幹，三十姓韃靼，契丹及 Tatabi，皆吾敵也，吾父可汗與此民族，【疆場周旋？】

(十五)彼出征四十七次，身經二十戰。遵奉上天之意，有國者取其國，有可汗者虜其可汗；促其敵人維持和平，屈膝垂首。彼旣建如此大國，

(十六)具如此大權，乃溘然辭世。朕等樹立 Baz 可汗，爲吾父可汗之第一 Balbai。(28)朕叔可汗繼立。(29)叔父可汗旣立，復整頓突厥民族，貧者富之，寡者衆之。

(十七)朕叔可汗在位時，朕本人爲達頭設。與吾叔可汗曾東征至青河(Yašil ügüz)及山東平原，西征至鐵門，至 Kögman 外之黠戛斯。

(十八)吾等出征凡二十五次，接戰十三次。有國者取其國，有可汗者虜其可汗，令其膝屈首垂。突騎施⁽³⁰⁾可汗亦吾突厥種也，

(十九)以愚昧及僞詐故，誅殺之，其 Buiruq 及伯克亦被戮，十姓部落咸被難。吾祖先之土地不能無主，吾等復從事于小民族之整理【……】

(二十)是 Bars 伯克；吾等予以可汗之號，並以厥妹妻之。但其人虛詐不信，可汗伏誅，民衆亦成奴婢。爲使 Kögman 地不能無主，吾等於整理 Az 及黠戛斯族後，出而征之。惟吾等復還其獨立。

(二十一)吾等東移吾族于 Qadīrqaṇ 山外，而整理之，西徙突厥于 Kängü-Tarman 而整理之。此時奴亦有奴，婢亦有婢，弟莫知其兄，子莫知其父矣。

(二十二)吾等所取得所整理之國家及權力，其大也如此。汝突厥回紇諸伯克及民衆聽之！若非天傾地壞，噫，突厥民衆，孰能滅汝國奪汝權耶？吾突厥民衆！汝震慄，

(二十三)汝反省，汝身爲奸詐，對汝賢聖可汗虛僞，反對汝獨立自由之國家，身披甲兵之人何來而驅汝？荷槍負戟之人何來而虜汝？神聖於都

斤山之人民，出走者實汝本人。汝輩有

(二十四)東去者，有西去者。但在汝等所去之地，所得者不過血流似河，骨積如山而已。汝高貴子弟，悉成奴隸，清白處女，盡為婢妾。吾叔可汗之死，實汝愚等昧偽詐所致也。

(二十五)朕立黠戛斯可汗為第一 Balbal。天不欲吾突厥人聲消名滅，乃生吾父可汗及母可敦，賜先君國土之天，不欲突厥人聲消名滅，今復立朕為可汗。(81)

(二十六)朕所君臨者，非昌盛之族，吾之人民，腹無食，身無衣，實瘠苦孱弱之衆。朕與朕弟闕特勤共商國事，朕不欲先君先叔為人民所得之聲譽消滅，

(二十七)為突厥人故，朕夜不寐，晝不安。朕與朕弟闕特勤及兩設，共同壁劃，辛苦幾死。朕如此辛勤，國人始不互相水火。朕既立為可汗，昔日四方流離之衆，

(二十八)復歸故土，無馬無衣，奄奄半死。朕為復興民族計，乃率大軍出征十二次，北征廻紇，東討契丹，及 Tatabi，南擾唐家，予親戰【……次】。

(二十九)依上天之意，且因朕有威嚴，可以為所欲為，此垂斃之民族，始因朕死而復生。裸者衣之，貧者富之，寡者庶之，有國有可汗者，朕使其優於他族。

(三十)世界四方諸族，朕悉促其維持和平，解仇結盟。凡此諸族，莫不用命，莫不賓服。朕弟闕特勤，既為國如此宣勞，遂依命運之規定，溘然去世。朕父可汗晏駕時，闕特勤【年始七歲，十歲時】

(三十一)朕弟闕特勤受成人之名（=謂以成人待之也），以悅朕母可敦，朕母實與 Umai (82)無異也。十七歲時，為朕叔可汗之帝國及權力，所建功勳如下：(83)朕等出征六姓 Čub (?)及栗特，(84)而敗之。唐家

王(?) (Ong) 都督率五萬人來侵，朕等拒却之。

(三十二) 闕特勤率步卒衝擊，以武力虜王(?) 都督及其親兵，械送可汗牙所，朕等戮其軍。在其二十一歲，朕等與 Čaca 將軍交兵，闕特勤初騎 Tadiq (?) 啜灰馬進擊之，此馬戰死，

(三十三) 繼騎始波羅 Yamtar 灰馬進擊之，此馬亦戰死。第三次騎 Yäğinsilig 伯克褐馬 Kadimlig 進擊之，此馬復戰死。敵人射其甲冑及明月寶石(飾物)，百餘矢，無一矢中其甲或傷其頭者。【……………】

(三十四) 突厥諸伯克，宜永勿忘其戰功。朕等盡戮其軍。未幾拔固胡祿俟斤率其人與吾等爲仇。朕等戮其軍于 Türgi-yarjan 湖畔。胡祿俟斤率若干人逃。闕特勤二十七歲時，

(三十五) 朕等出征黠戛斯。時雪深與人等，朕等鑿雪開道，越 Kögman 山，于黠戛斯人睡夢中奄至。與其可汗戰于 Songa 山。闕特勤騎拔曳固白馬奮擊之，

(三十六) 彼用箭射一人，而洞穿其並立之二卒。是役也，拔曳固之馬腿折，朕等誅黠戛斯可汗而有其國，是年復征突騎施。

(三十七) 越金山，渡 Irtisch 河。朕等于突騎施夢中奄至。突騎施可汗軍如烈火如血潮，由 Bolču 來，朕等迎拒之，闕特勤騎灰馬 Bošja 迎戰，此灰馬 Bošja 【……………】。

(三十八) 【……………】 歸途中，突騎施可汗之 Buiruq 虜 Az 族都督，朕等誅其可汗而有其國。突騎施全國皆降。此種人【……………】

(三十九) 吾等欲整理粟特人，越珍珠河而至鐵山。厥後突騎施人叛，向 Kañaras 逃去吾軍於駐屯地，既無馬匹，又乏糧餉，誠可憐之人也，【……………】

(四十) 襲擊吾等者，甚英勇，於絕望中遣闕特勤率若干人追之，彼等激戰甚烈，彼騎其白馬 Alp-salči 接戰，悉服突騎施人，當其凱旋時【……………】

北 面

(一)【……………】彼與【……………】及 Qašu 都督交戰，悉斃其衆。並盡取其帳幕及財物，不留寸分。當闕特勤二十七歲時，向來獨立自由之葛邏祿⁽³⁵⁾，與朕等交兵，戰于聖泉 Tamayjo 戰事起時

(二)闕特勤年三十，騎白馬 Alp-Salcī 迎戰，一矢曾洞穿二人。朕等遂征服葛邏祿人。Az 族亦啟釁，戰于 Qara-Köl(湖)，時闕特勤年三十，騎其白馬 Alp-šalči 迎戰，

(三)擒 Az 族 eltabir，斃 Az 人於其地。當吾叔可汗國內叛亂，人民懷怨時，朕等正與 Izil 族構兵，闕特勤騎其白馬 Alp-šalči

(四)進攻，此馬即死于是役。Izil 族旋滅。九姓迴紇，吾之同族也，當天傾地崩之際，亦起而作亂，一年之內，戰事凡五起。第一次戰於 Toju-balik (城)。

(五)闕特勤騎其白馬 Azman 迎戰，以其長矛刺死六人，另有第七人，被刃于短兵相接時。第二次與 Adiz 戰于 Quslajaq，闕特勤騎其褐馬 Az 騰捷衝擊，洞胸者一人，

(六)于混戰中斬九人。Adiz 族殲焉。第三次與回紇族戰于 Bo 【……………】，闕特勤騎其白馬 Azman 騰捷衝擊，以其長矛，洞刺敵人。朕等敗其軍而服其人。第四次戰于 Čus baši，

(七)突厥民衆叛亂，且近卑怯。闕特勤摧其前鋒。朕等乘同羅⁽³⁶⁾特勤之喪，圍同羅同族 Alpaju 及十人而殲之。

(八)闕特勤騎其黑褐色馬 Az 進擊之，刺死者二人【……………】。其軍殲焉。朕等于 Maji-(或 A'ja) Qurqan 堡避冬之後，春季率兵征回紇，遣闕特勤銜命回牙所。敵人回紇襲擊之，

(九)闕特勤刺其九人，乘其白馬 Ögsiz(=孤兒)弗棄牙所。吾母可敦，吾繼母，吾叔母，吾姊，吾媳，吾女及彼一切未死者，悉成婢妾。汝輩中

之陣亡者，尙棄在牙所或道路。

(十)如闕特勤弗在，汝等悉成戰場白骨矣。今朕弟闕特勤已死，朕極悲惋，朕眼雖能視，已同盲目，雖能思想，已如無意識。朕極哀惋，若天定時限，則人子皆爲死而生。

(十一)朕哀悼如此。當眼淚奪眶而出，嘆息自心發出時，朕永遠哀惋，朕哀悼甚深。朕以爲二設，朕弟，及諸姪，朕子，諸伯克及民衆，將號泣而至盲目也。其來弔慰與祭者，契丹 Tatabi 族則派

(十二) Udan 將軍，唐家天子則遣 Isiyi 及 (?) 呂向⁽⁸⁷⁾，彼等携無數珍寶金銀，價值累萬，吐蕃可汗派來一論 (bölön) 由日落方面西方民族粟特，波斯 (?) bāčākār 及捕喝 (Buqaraq) 來者，有 Nān (?) 或 Nāk (?) 將軍，及 Ojul 達干

(十三)自十姓部落及吾子 (婿? ——或由吾諸子十姓部落，及) 突騎施可汗來者，有掌印官 Maqarač 及掌印官 Ojus bilga，由黠戛斯處來者，有達頭伊難珠啜，唐家天子之 Ciqan 及張將軍來，則爲建立祠宇及雕繪銘刻事也。

北面及西面間之稜角

闕特勤死于羊年十七日。九月二十七日舉行葬禮，其祠宇繪圖碑刻落成於七月二十七日。闕特勤享壽四十七歲。工匠悉 toijun 及 eltabir 送來。

南面及東面間之稜角

予乃闕特勤之外甥 Yolič 特勤，此碑撰寫皆予一人任之。予留此地凡二十日，碑碣牆壁之上，一一寫畢，汝于諸勤及 taijun 中宿較他人關切。汝死矣。願汝在天上無異於人間也。

南面及西面間之稜角

親見闕特勤金銀珍寶財物及四千雄馬之 toijun 【……………】吾主人闕

特勤【……………】升天上。【……………】予 Yoliǵ 特勤寫石。

西面中文之右

予名伊難珠阿波 Yarjan 達干。突厥伯克及民衆，由環牆外而觀喪儀，因吾弟闕特勤之【功績】及其對國家之勤勞，朕突厥毗伽可汗，曾就席中央，以守望吾弟闕特勤。

3. 突厥文闕特勤碑註釋

(一) 天所生象天賢聖突厥可汗

原文拉丁字母音譯爲 tānritag tānrida bolmıǵ türk bilgä qajan 乃闕特勤兄默棘連（默字應爲 Bäg 之對音，但全名今尙未能還原）唐所謂毗伽可汗（Bilgä qayan）者之徽號，今分別解釋如下：

tānritag 乃由 tānri 及 tag 二字合成，Tānri 此言『天』也，惟就精神方面言，又有『神意』。隋唐時音譯爲『登里』或『騰里』，同乾時代，諸可汗徽號，每人皆有此字。tag 此言『似』也，tānritag 意爲『類天』『象天』云。史記匈奴傳云：『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言其象天也』乃 tānri 一字見於異族君長徽號之最早者。

tānrida 乃由 tānri 及語尾 da 合成，da 在此處表示 ablatif。tānrida 此言『由天』也，中國史書音譯爲『登里囉』。（唐時常以漢語 l- 代突厥語 d-，故譯 da 爲囉 la）

Bolmıǵ 爲動詞，bol 有『變成』，『產生』，『是』等意，mıǵ 爲動詞語尾，古代音譯『沒密施』。

türk 據 V. Thomsen 及下 T. W. K. Müller 之說，突厥文原意爲『強』也。此字若在蒙古語中（廣義的），其多數應爲 türk-üt。據近來東方語言學者研究，柔然一族，實蒙古種，似乎當時柔然人爲突厥所迫，求救於中

國，中國人間接由柔然人口中得知突厥人，故音譯爲突厥 (türk-üt)，而非直接由突厥語多數 türklär 譯出也。(參看 P. Pelliot, , L'origine de T'ou-Kiue, 通報 1915 年 687 頁)

bilgä 吾國古史音譯爲『毗伽』，或『苾伽』，此言『賢智』也。在突厥可汗及大臣徽號中，此字常見，卽其皇后徽號中亦有之，如代平史朝義之亂凌辱雍王适（卽唐德宗）之回紇牟羽可汗后，唐封之曰婆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是也。

qajan 『可汗』『可塞』皆其對音。按『可汗』之號，不始突厥，北方異族，早已用之。資治通鑑卷七十七景元二年『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疆大……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隣。』是拓拔始祖時代，已用可汗徽號矣。又宋書九十六卷述慕容廆遣乙那樓追吐谷渾，『樓喜拜曰：處，可塞。虜言可塞，宋言爾官家也……又跪曰：可塞，此非復人事。』由此可知可汗或可塞之號，北方民族，早已使用（參看日人白鳥庫吉，A Study on the Titles Kaghan and Katu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ement of the Tokyo Bunko No 1, P.1—39）。

北史卷九十九突厥可汗致隋文帝書自稱爲：

『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

今與闕特勤碑突厥文毗伽可汗徽號相比，翻譯似甚正確，（至下半段譯音若復原，則應爲 el-küi-šad-bagha-(i)spara-qajan）。惟此種類似稱號，由來亦甚遠，非只見於突厥回紇也。依德人 F. W. K. Müller 之研究，則上自匈奴，下迨蒙古，代皆用之。史記卷一百一十四匈奴傳，冒頓遣漢文帝書自稱：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

老上單于遣文帝書自稱：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可知突厥可汗之堂皇徽號，實沿用北方游牧民族首領歷代相傳之徽號，非自創，乃有所本也。至於吾人常見之元代白話詔書，首句必曰：

『長生天地氣力裏皇帝』

皆匈奴以來北族首領稱號一脈相傳，無大變異。（參看 F. W. K. Müller, Uigurische Glosse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VIII, 1919-1920 S. 310-324）

（二）右部諸 Šadapyt-bäg

左部諸達干及諸 buirūq-bäg

官職分左右部，匈奴時已然，如史記匈奴傳稱匈奴官職有：『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惟突厥所謂右，則常指南方，左指北方，見碑文。

Šadapyt 乃一種貴族，某階級尙未能定。bäg 後世譯作『伯克』，新疆回族，今尙沿用。意爲『貴族』。唐時對音，似爲默啜，默矩之『默』。

達干原文爲 Tarqan，乃較高之官號，中國史籍中，多誤爲達于。

buirūq 之對音，尙未尋出，乃大官之通稱。

（三）三十姓韃靼

原文爲 Otuz-Tatar. 此爲關於韃靼族最古之記錄。依碑文考之，此最古之韃靼族，實居興安嶺西之地，與成吉思汗（Cingis-han）時代之塔塔兒，住地略同，皆在契丹之西北。所謂三十姓者，卽三十部族之意，乃唐代術語。關於此族歷史，日人箭內互考之甚詳，（參看東京文科學大學，滿洲朝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五。王國維氏譯爲中文，刊於王忠愍公遺書觀堂譯稿）

（四）九姓回紇

原文爲 Toquz-Ojuz. Toquz 意爲『九』，謂回紇九部也。回紇與突厥同族，繼突厥而建立帝國於蒙古，享國百年。其強盛時，凌辱中國，掠奪生

靈，長安洛陽之情景，不異今日之北平天津。清末外蒙古阿爾渾 (Orkhon) 河畔黑城子 (Kara-Balgasun) 發見之『九姓回鶻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中文回鶻文粟特文並用，卽此族之遺物也。（回鶻乃武義功成可汗時所改。此碑中文，有沈曾植王國維考證，及荷蘭人 Schlegel 之研究，粟特文至 1909 年德人 F. W. K. Müller 始通其讀）。840 年回鶻帝國爲黠戛斯人 (Kïrgiz) 所滅，餘衆退保吐魯番，元之畏兀兒，今之纏回，皆其苗裔。歐戰前德國土魯番探險隊前後至新疆四次，在吐魯番附近 Bäsäklik 得唐代回紇人壁畫甚多，今藏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寬衣高帽，尙可見唐代劫掠兩京之回紇人遺影。其宗教，則宮廷崇摩尼，係由粟特人傳入，民衆在吐魯番多信佛教，後則悉皈依伊斯蘭教。其文字係採用粟特字母，蒙古復上學畏兀兒，下教滿洲人字母。故回紇者，就文化上言，實粟特人之學生，蒙古人之教師也。此族最早遺物，除上述之九姓回鶻可汗碑外，以 Ramstedt 所譯釋之磨延啜碑爲最要，爲土魯番等處之後期回紇文，各國考古隊皆有所獲，而以德國普魯士學會之成績爲最可觀。

(五) 東方

碑文中每言及方向，必先曰東方，此亦有故。北史突厥傳曰：『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突厥以東方爲上，闕特勤碑突厥文主文刻於東面；中文在西面者，以此。

(六) 於都斤山

原文爲 ütükän 或 Ötükän，中國史籍中作烏德鞬，或鬱督軍者，皆同名異譯。而隋書卷八十四，西突厥『東拒都斤』，沙鉢略可汗『治都斤山』，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五上，『建廷都斤山』諸文，蓋皆襲用北周書卷五十突厥傳『可汗恒處於都斤山』之文，以爲『於』字，乃虛字，刪之於文句更順，不有原文對照，則此突厥京都所在之山，將永不得確名也。至此山命名之，意各家解釋紛紜，莫衷一是，可參閱 P. Pelliot, Neuf notes sur des

question d'Asie centrale, 見通報 1928-1929, (按此文已由馮承鈞氏譯爲中文, 名爲中亞史地譯叢 刊於輔仁學志第三卷第一期1932)

(六)Toquz Ersin 及吐蕃

Toquz Ersin 未詳, 吐蕃在隋唐以前, 稱之曰羌, 其地在甘肅青海間。吐蕃建國之人, 實棄宗弄贊, (約630-650) 遷都拉薩, 創製文字。但據唐書所載, 其侵擾中國之根據地, 仍在甘青間, 中國通中亞之道, 自古卽甘涼一線, 唐玄宗時, 此道北有回紇, 南有吐蕃, 二國不啻接壤, 故碑文云云。兩唐書有其傳。

(七)珍珠河及鐵門

珍珠河 (Yencü-ügüz) 一名, 九姓回紇可汗碑亦見之。古名藥殺河 (Jaxartes), 今名錫爾河 (Sir Darja)。鐵門 (Tämir qapij) 在唐代爲率利及覲貨邏之分界, 突厥之關阨。大唐西域記卷一云:

『自碎葉水城 (Tokmak), 至羯霜那國 (Kesh) 地名率利 (Surika)

.....

『羯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從此西行二百餘里入山, 山路崎嶇, 谿徑危險, 旣絕人里, 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 入鐵門 (Tämir qapij)。鐵門者, 左右帶山, 山極峻峭, 雖有狹徑, 加之險阻, 兩傍石壁, 其色如鐵。旣設門扉, 又以鐵鑄。多有鐵鈴, 懸諸戶扇。因其險固, 遂以爲名。出鐵門, 至覲貨邏國 (Tokhara) 』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至羯霜那國, 又南二百餘里入山, 山路深險, 纔通人步, 復無水草, 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峰壁狹峭, 而崖石多鐵礦, 依之爲門扉, 又鑄鐵爲鈴, 多懸於上, 故以爲名, 卽突厥之關塞也。出鐵門, 至覲貨邏國 』

此鐵門之概況, 乃玄奘所親履目覩者也。俄人 W. Barthold 謂: 鐵門